



百家笔会

# 谁似我醉扬州

□ 华干林

生,但苏轼这次来扬州任职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,因为他的得意门生、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晁补之正在扬州任通判。加上扬州又是他的恩师欧阳修曾经任职之所,尚有遗迹平山堂在此。

“每到平山忆醉翁”,苏东坡此次履新扬州,人未入城,就有了诗句,因为这里有故事。

嘉佑二年(1057)那一场科举考试,史称“嘉佑贡举”,主持嘉佑贡举的是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。在此次科考中,苏轼、苏辙弟兄俩双双考中进士。欧阳修大喜,说苏轼“他日文章定独步天下”。又说“再过30年,世人只知‘三苏’而不知吾”。由于嘉佑贡举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,欧苏之间的师生之情从此传为佳话。这首《西江月·平山堂》就是苏轼第三次到平山堂写下的:

三过平山堂下,半生弹指声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,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吊文章太守,仍歌杨柳春风。休言万事转头空,未转头时皆梦。

也许冥冥之中有感应,《西江月·平山堂》写出不久,苏轼的命运就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,这就是乌台诗案。

苏轼对此飞来横祸,猝不及防。

面对着自己从一个朝廷大臣,顷刻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一残酷现实,毫无思想准备,内心也感到十分沮丧。

转眼过了长江,来到了扬州,这是苏轼第四次经过扬州,而且也是作为一个罪臣经过扬州。

参与办理“乌台诗案”的苏轼政敌们,本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。幸好众人相救,才将苏轼的性命保下,判处发配黄州。

元丰七年正月,一直惦记着苏轼的神宗皇帝,突然亲手书札:“苏轼黜居思咎,阅岁滋深;人才难得,不忍终弃。”并诏令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。

苏轼得诏,立即乘船由黄州沿江东下,他上庐山、过湖口、留金陵,一路诗文喷薄,一路旧友新朋。

经过“乌台诗案”的惊魂,黄州四年的贬谪,苏轼对官场已心生畏惧,其归隐常州阳羨(宜兴)的想法更加强烈。他揣着赴任汝州的诏书,一路透迤,前往任所报道。但一路上又反复向朝廷请求,“欲望圣慈,许于常州居住”。为了等到皇上的恩准,他故意在扬州拖延了一个多月,朝廷仍无音信,苏轼只好继续北行。

苏轼真心不想去汝州赴任,因而一路蹭蹭,于元丰八年二月到达南都(今商丘)。在南都住不到一个月,苏轼终于等到了皇上同意他到常州居住的诏令。

卜居阳羨的十年梦想,一朝得以实现,东坡居士是由衷欣喜的。但自己未及五十岁就退出政坛,这对年轻时代“有奋厉当世之志”的苏轼来说,多少也有些黯然。但来不及多想,还是快快收拾行囊归阳羨。

于是他沿运河南下,四月中旬第六次经行扬州。“无官一身轻”苏轼,在扬州多住了些日子,并在竹西寺作赋《归宜兴题竹西寺》绝句三首。

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阳羨山中过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隐居生活。然而,这种超然物外、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,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,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,时常惦记着苏轼。果然,六月底,朝廷便下诏苏轼,“以朝奉郎起知登州(蓬莱)军事州。”这对苏轼来说,又是一个“过山车”式的消息。本以为今生今世过着“酒醒门外三竿日,卧看溪南十亩田”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羨了,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。于是,苏轼又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

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。

元丰八年(1085)七月下旬,苏轼从阳羨启程北上,前往登州,八月中旬到达扬州。

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,留诗《将赴文登,过广陵,而择老移住石塔,相送竹西亭下,留诗为别》:

竹西失却上方老,石塔重逢患照师。我亦化身东海去,姓名莫遣世人知。在扬州勾留数日,继续北行,至邵伯暂住。

虽然经过“乌台诗案”之后的苏轼,已对官场险恶,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。但是,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中债转。朝廷对他的重新启用,不仅为他洗白了“乌台诗案”的沉冤,而且又给予了他效忠朝廷、经世天下的机会。

然而,到任登州才五天,却又接到新的任命,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。

苏轼被重新启用后,官阶快速提升,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,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,而苏轼又“满肚子的不合时宜”,在党争的漩涡中进退维谷。为了回避矛盾,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。在他一再要求下,于元祐四年(1089)三月,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,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。

苏轼五月启程赴杭,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,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。苏轼这次能再到杭州任职,真是天随人愿。但美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,转眼之间,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。元祐六年(1089)二月,苏轼被诏令还朝。苏轼很不情愿,多次请求继续外放,但却未得恩准。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,只身赶赴京城。

四月四日夜,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,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。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,此时的苏轼,人虽然离开了杭州,但心仍在江南。且看他到达扬州后写的这首《临江仙·夜到扬州席上作》:

尊酒何人怀李白,草堂遥指江东。珠帘十里卷香风。花开又花谢,离恨几千重。轻舸渡江连夜到,一时惊笑衰容。语音犹自带吴侬。夜阑对酒处,依旧梦魂中。

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,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,便继续北上。

苏轼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朝中,正如他所担心的一样,到任没几天,朝中针对苏轼的风波又起,而且这次风波与扬州有关。

苏轼在第六次经过扬州时,曾在竹西寺作赋。其中有一首是:

此生已觉都无事,今岁仍逢大有年。山寺归来闻好语,野花啼鸟亦欣然。这本是当时苏轼听了老百姓对新皇帝哲宗的赞扬,而抒发内心情怀的诗句。但是,以侍御史贾易、御史中丞赵君锡为首的苏轼政敌们,企图再制造一次“乌台诗案”,他们无中生有地说,苏轼这首诗中的“山寺归来闻好语,野花啼鸟亦欣然”是对当时神宗皇帝去世幸灾乐祸。

苏轼感到朝中环境太险恶,再度坚决要求外放。在他一再坚持下,朝廷同意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。在颍州任上才半年,元祐七年(1092)初,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。

苏轼在扬州任职期间,忠于职守,执政为民。他交名流,访古迹。与晁补之等文人墨客“曾共广陵花下醉”,诗酒人生,高雅卓然。

苏轼在扬州的文学活动,最有价值的是在此开始了他的《和陶诗》的创作。苏轼“和陶诗”总共134首,从扬州到惠州、儋州,一发不可收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。最早的20首,就是在扬州完成的,余皆作于岭海之间。也就是说,苏轼的“和陶诗系列”起笔于扬州。

苏轼在扬州任上,是他人生观的重要转变时期。如果说“乌台诗案”将苏轼变成了苏东坡,那么,扬州任上“和陶诗”系列,则标志着由“看破红尘”的苏东坡,向“天人合一”的苏东坡转变。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要的思想转变,才使得后来苏轼在面对人生再度遭受厄运时,显得从容不迫,应付裕如。

苏轼的一生,是宦海沉浮的一生,是诗风流的一生,是清廉高洁的一生,也是与扬州情缘深厚的一生。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《江城子》:

墨云拖雨过西楼。水东流,晚烟收。柳外残阳,回照旧帘钩。今夜巫山真个好,花未落,酒新甬。美人微笑转星眸。月羞羞,捧金瓯。歌扇萤光,吹散一春愁。试问江南诸伴侣,谁似我,醉扬州。

## 天涯诗海

### 父亲的手

(外一首)

■ 富永杰

无意中,我再次看到了父亲的手  
那十根变了形的骨节  
暗淡了再暗淡的颜色

我知道,那十根没有低过头的手指  
在五十三年的时光里  
曾经用鲜血打磨、装点过的城市  
一次让他流落街头  
一次让他险些丧命  
一次让他空手还乡

我还知道,那十根像天气预报一样的手指  
每到天阴下雨  
就会开始想家  
就会在异乡嘱咐我们添衣、带伞

我也知道,那十根赤裸裸的手指  
天亮了,就是十根柱子  
夜深了,就是十根刺针

回乡的那天下午,我拉着父亲的手  
一直走到了戏台中央  
我知道,在这茫茫的人群中

我们爷俩  
肩并着肩,手拉着手  
至少再不会互相寻找

### 母亲的菜地

太阳还是没有早点升起  
鸡鸣仿佛是清晨的话语  
隐隐中,只看见一个老人走进了菜园

再一次俯下了身子  
采摘着眼前的花朵  
韭菜、香菜、洋葱、黄瓜、辣椒  
以及泥土里的阳光

儿女们还在熟睡,门轻轻地开了  
又轻轻地关上了  
她小心地把蔬菜放进盆子里  
像宝贝一样  
身旁的塑料袋,被洗得透明、发光

当我们起来,她总是唠叨着  
这些你们拿走  
那些捐给妹妹  
剩下的送人吧

饭后,当我路过那片的菜地  
几只蜜蜂停留在叶子和花朵上  
此时,我们仍在归来的途中

我们像是匆匆离去的强盗

## 心灵细语

病房的床头柜上,摆着同事朋友送来的两篮鲜花,我醒过来的时候,听到“噗”的一声轻响,一片花瓣了无牵挂地飘落到了地上。

转眼看时,已不止一片花瓣在地上,红色的、黄色的、粉色的、紫色的、白色的、复合色的花瓣,一片一片接二连三地飘落地上,这种零落的感觉,不免让人唏嘘。好在,还有芬芳依旧,美丽依然,让人不由得就滋生出几份爱恋怜惜之情来。

花事如人事,鲜花的开放,时间再长,都逃不脱那个定数,更何况它是带着感伤离开泥土的。失去了泥土的呵

护,缺少了充足水分的滋养,它的生命,终归有香消玉殒的时候。然而此刻,它是温柔的。它一直沉醉在曾经拥有过的泥土的清香里,沉醉在拥有泥土的梦想里,即使在花篮中,在病室里,它也听得见泥土的呢喃,泥土的语言杂夹着四季的气息,鼓动着它灵性的耳膜,让它自始至终胸怀绚丽开放的美好梦想。

它是在一种不离不弃的信念中开放的,从从容容地开放,即使凋落,也是无怨无悔地凋落。再然后它枯了萎了残了,被扫花人扫到了不知什么去处。它的生命、它的归宿没有什

## 亲情家事

### 蒲扇轻摇

□ 尚庆海

那时的乡下,电扇还是稀罕之物,更别说空调了。记得父亲那时候每次从外面干活回来,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,我都会赶紧抓起一把蒲扇帮父亲扇。父亲一边吃着饭,一边夸我孝顺。等父亲吃完午饭,身上的汗水也干了,我却浑身上下变得黏糊糊的。父亲心疼我反过来说要给我扇,我说我去外面跑一圈就好了。于是我趁机跑出去找小朋友玩,正好逃避讨厌的午睡。

晚上睡觉,不时会被蚊子叮,或是燥热难受而影响睡眠。但只要我的身子稍微一动,迷糊中就会感觉有一阵清风送来,后来才知道那是睡在我旁边的母亲,看我动了,便及时摇动蒲扇帮我驱逐蚊子和闷热。

那天被母亲“骗”去午睡,我其实早就醒了,就随意地欠了一下身子,母亲手中的蒲扇立刻摇了起来。我睡眼惺忪地看见母亲闭着眼睛,呼吸均匀,还伴着轻微的鼾声,显然母亲还在睡梦中,而她手中的蒲扇却非常有节奏地轻摇着,

直到确定我平静下来了,母亲的蒲扇才慢慢落在她的身边。停了一会儿,我瞪大眼睛,又故意动了一下身子,母亲手中的蒲扇又及时轻摇起来。这个时候,我轻轻地爬起来,蹑手蹑脚下床,去找了一把蒲扇,站在床前,轻轻地给母亲扇着。看着母亲睡得那么踏实,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。

那时人们出门,都会手执一把蒲扇,边走边摇,烈日当头,还可以用来遮阳。记得有一次,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摇着蒲扇坐在门口的树荫下乘凉,邻居大叔骑着自行车从外面回来了,家里没人,门上了锁,进不得家门,他满头大汗过来借我的蒲扇降温。由于那天天气特别闷热,我没了蒲扇,脸上马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,大叔见状,就靠近我身边,加大摇蒲扇的力度,在旁边的我也蹭得阵阵凉风。

蒲扇轻摇夏日凉。一把蒲扇貌不惊人,却是那个年代不可或缺的消暑工具。蒲扇轻摇,串成一串闪亮的光,慰藉着心灵,照亮了生活。

## 鲜花无声开放

□ 程应峰

么值得渲染的地方,但它实实在在地开放过。它的一生是动态的,较之玻璃花、塑料花、绢花,它更能吸引人的目光,更易唤醒人类情感。因为它本真的生命过程,注定就是在开放之后凋落;即使凋落,它也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芳香和美丽,一瓣一瓣地展现开来。

待在简陋病房的这些日子,除了鲜花,我眼前频繁出现过的,是被称为天使的属于护士的那一双双美丽的眼睛,她们的眼睛带着年轻女性特有的温柔,嘘寒问暖,给人以慰藉和希望。那淡粉的护士服,白色或浅蓝的口罩,

益发衬出她们眼波中的柔情。这柔情,恰似凝聚生命活力的土壤。如果说每一叶凋零的花瓣,会让人有一份难言的沉重或感伤,那么,她们含情的眼波,却总是以千般关切,万种温柔,在匆忙的节奏中荡漾开来,让所有沮丧的结局成为美丽的开始。

打开车窗,倾听鲜花无声地开放,潜意识中,你会觉得,那一双双蓄积着生命活力的眼睛,即使在繁复的事务中,也总是有条不紊,锲而不舍,情深意重地开放着,它化解着生活的痛苦,安抚着人生的忧郁;呼唤着生命的欢乐,燃烧着不灭的希望。

## 闲庭信步

### 远方与近土

□ 何愿斌

年轻时,总喜欢眺望远方的风景。五月里,我去过白雪皑皑的九寨沟,在五彩池畔体验过人间童话般的幻境。六月里,我到过湖天一色的青海湖,感受过何谓地球上的一滴泪。秋天,我被乌鲁木齐的葡萄和奶酪醉倒。在彩云之南,我想拥抱一朵白云留在洱海苍山。鸣沙山,月牙泉,九曲溪,兵马俑……祖国之大,令人瞠目,奔向“诗和远方”曾经是我多年孜孜以求的渴望和梦想。

中年后,我的旅程缩短了许多,一般控制在三小时车程以内。我的目的地由世界遗产、5A景区转向古老村落和地域文化。漫步山山水水和田间地头,触摸一棵棵古树,漫步一条条古道,流连数百年古寺和书院,我能感受到千年文化的根须和脉搏跃动。更多的时候,我会选择一家民宿住下来,和老农拉拉家常,记录下风土人情和民间旧事。

一年前,我萌生了书写村庄和考察地名的想法,开始阅读并收集大量人文资料。为了考察李白的皖南行踪,我重新探访过谪仙人的足迹。世

事沧桑,对照千年流传的诗歌,一些风景犹存,一些古迹荡然消逝。在民间,我相遇过许许多多地域文化的坚守者,他们甘于一隅,默默从事着手工艺、民歌、戏曲等非遗文化的传承研究,他们像大地上的青苔,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
在茶山,我目睹修整后的茶园和地垄,如同大地翻新的指纹。在湿地保护区,守护民工划着木舟,领我观摩上千只天鹅戏水捕食。在江豚保护区,中国好人张八斤用竹篙拍击水面,那是他给13头江豚发出的投食信息。在千年古镇,有执守“称心如意”的杆秤世家和百年理发店,有创新生姜农艺的新一代九零后研究生、博士后。

仔细梳理着这些文化信息和脉络,走在山野田埂时,我的内心如庄稼一样丰盈,脚步和农人一样踏实。

“诗和远方”并不总在千里之外,有时候,它或许就在我们的脚下和窗前。带上一颗虔诚恭敬的心去寻觅,诗歌的泉水就会涌流,文化的脉搏就会激荡。

## 五指山的蒙蒙细雨

五指山。连日来,下着蒙蒙细雨  
一场雨,一场凉。

惬意  
飘落的雨滴,诉说着  
童话故事。雨,一直下着,  
心也在滴答滴答的  
漫步河畔小径,沿途绽开了各种鲜花,一朵,一朵

那一刻,在花丛中  
摘下了一朵小花  
一瞬间,美丽芬芳  
花树下有人等送伞,  
也有人与花儿等雨停

雨再大,总会停,天就晴。雨,渐渐小了。听风,听雨

风柔,雨凉。煮一壶茶,把日子过成绚烂的诗行

## 雨中足球赛

雨,淅淅沥沥地下着。窗外的芭蕉叶,被雨水冲刷洗礼,满眼翠绿

学校球场上的足球赛,正在激烈进行,越来越激烈,精彩

红队一个下底传球,接应队员飞起一脚,直射蓝队大门

守门员脚下打滑,回“救”不及

情况危急,蓝队球员大吼一声,奋力扑上,用身体将这一“危急”的球挡出。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,抢下球

蓝队的球员带着球连过三人

又用一个动作,晃过守门员,“咚”的一声,球进了

“进球了!”顿时,看台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 
比赛结束了。雨也渐渐小了……